



相士

非子

津味小说

林希 著



NLIC2970907201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相士

非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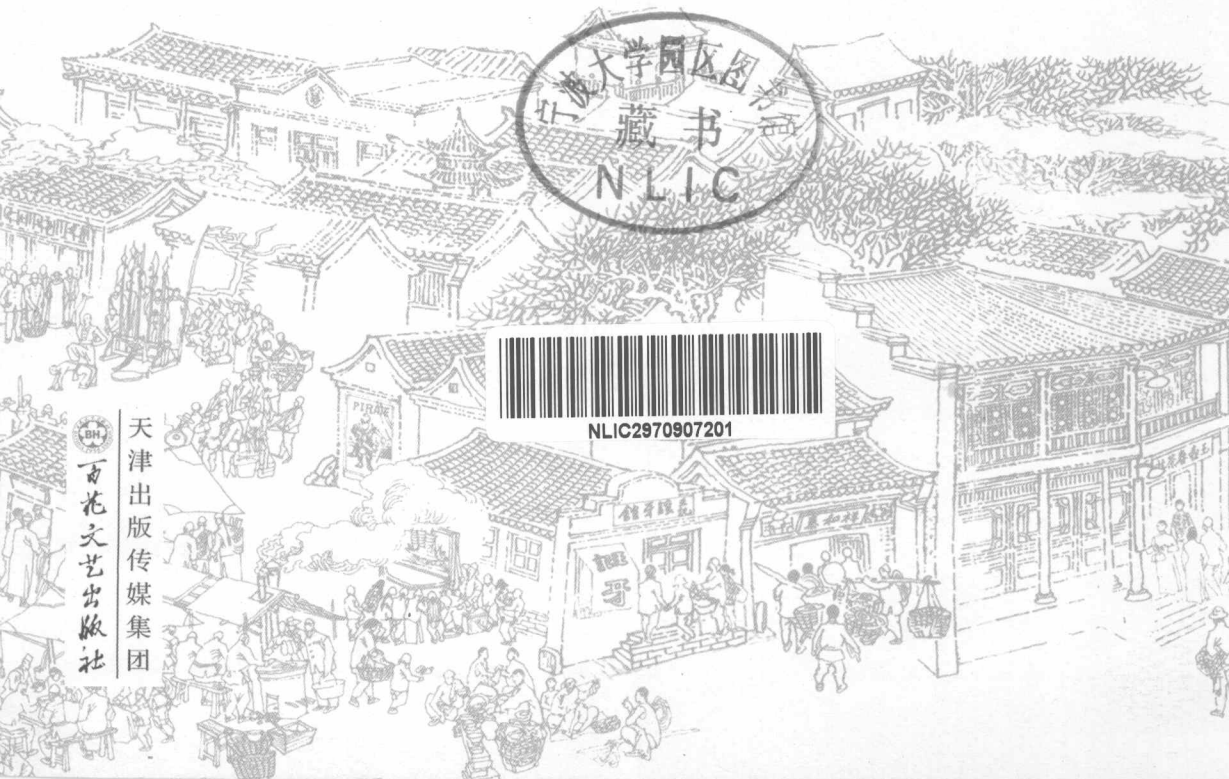
津味小说

林希◎著



NLIC2970907201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相士无非子 / 林希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306-6305-9

I. ①相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8461 号

选题策划:高 为 装帧设计:刁子勇
责任编辑:高 为 责任校对:魏红玲

出版人:李华敏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284 千字 插页:2

印张:22.25

版次:2013 年7 月第1 版

印次:2013 年7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37.00 元

目 录

相士无非子 / 001

丑末寅初 / 061

高买 / 119

蚰蚰四爷 / 177

天津闲人 / 236

醉月婵娘 / 290

再说冷板凳(代后记) / 352

相士无非子

相士无非子，不知其姓氏，更无论籍贯履历，他自称无非子多年，众人也称他无非子多年，久而久之，连他自己都将原来的姓名几乎忘记了。

未描述无非子之前，先要说说相士是一宗怎样的行当；在相士这宗行当里，还要说说无非子是位怎样的人物。

所谓相士者辈，就是相面的师傅，吃开口饭的，靠嘴皮子混事由，干的是耍人的营生。但相士中分上九流下九流，顶不济的，在街头巷尾摆上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铺一方蓝粗布，蓝粗布向外垂下来的一角，写上相士的名分，譬如什么李铁嘴、杨半仙之类。铺在桌面上的蓝布中央，画着一幅《易经》六十四卦图，桌子角上摆着一十六只大圆棋子，一卷翻得飞了边的《易经》，半卷成卷儿，放在棋子旁边，《易经》旁边是一把折扇，一把宜兴小茶壶。这位相士端坐在小方凳儿上，背靠墙壁，面向市街，但不许东瞧西望，只微合双目似在读《易经》，又似在打瞌睡。相士背后，墙壁上一块白布，四尺见方写着一个“诚”字。

如是，恭候各位倒霉蛋们光临卦摊。

这类人自称是相面的，其实是臭要饭的。相面也罢，算命也罢，俗称是卜，这“卜”字中间一竖，据说是乞丐探路的竹竿儿，旁边的那个“点儿”，便必是乞丐讨饭的饭瓢无疑。天公有灵，这可不是挖苦诸位神仙们，事情本来就是如此，讨饭的乞丐拄着长竿儿，端着饭瓢挨门挨户乞讨，每到一户人家门外，他必要唱吉祥歌儿，什么大富大贵呀，什么指日高升呀，什么紫气东来呀，什么人畜两旺呀，吉祥话儿听得心眼儿里麻酥酥，一高兴，这才会施舍些残羹剩饭，外搭几个小钱。

也有靠说吉祥话换不来施舍的。你可以想想呀，那些大门大户有钱有势的人家，每日门外讨饭的还不得几十几百？人人都在门外唱吉祥歌，自然也就听厌了，不新鲜了，心里也不激动了。你在门外高唱五子登科，本来是吉祥话里最动听的美好语言，正巧他家女人刚给他生下第五个女儿，你说他恼火不恼火？一块西瓜皮甩出来，不砸破你头才怪。

于是就有精明人儿出来，虽也是讨饭来的，可他站在门外不唱吉祥歌儿。他先怔怔地站上半个时辰，一双眼睛直盯着你家屋檐，盯得主家心里有点犯疑，心想我家房檐儿上有嘛稀罕物什这样惹人注目？正犹豫间，那门外的乞丐突然“哎呀”一声，然后便是深深地一声叹息。不必多费言语，这时主人一定会乖乖地跑出来询问：“这位先生，你何以望着我家房檐叹息呀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那乞丐故作高深地摇一摇头，然后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下去，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

主人一听立时吓得大汗珠子滚了下来，忙上前打躬作揖地施礼哀求，“无论如何，先生也得指出一条逢凶化吉的道路来呀。”

“既如此，主家将尊造呈来，我替你卜测一下吧。”于是主家说出了自己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，何乡人士，生于哪年哪月哪日哪时，小时候哪年出的疹子，大了又是什么时候订的亲，妻子又是什么属相，生了个儿子又是什么脾气，如今家里有哪几桩事不甚遂心，就连家里的骡子马只吃料不下驹儿的事也得如实交代清楚……

“好了。”不等主家说完，卜者已经推算出结果来了，如此这般一番交代，尽管放心，你家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，眼前虽有一罡，但吉人自有天相，最终

仍是福禄双全。

赏！

你瞧，这不又算讨着饭了吗？树林子大什么鸟儿全有，有人爱听吉祥话，无论怎样恭维他，他都自认为当之无愧，你说他是玉皇大帝转世，说不定他心里还觉着委屈，明明他昨日梦见玉皇大帝给他端洗脚水呢。不过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这号爷听见吉祥话才给赏钱。还有的人爱听吓唬，你得先冲着他哎呀一声，再告诉他大难临头了，把他吓得腿肚子转了筋，然后再用三言两语替他冲了灾，无论要多少钱他都乖乖地给你。自然，还有人爱听骂，你越骂他，他越是全身通泰，骂得越狠，他越是血脉通畅四肢灵活脊背酥软；自然这也要会骂，骂得太狠了，他真翻了脸，吃不了你也得兜着走。

除了街头巷尾摆野摊，除了走街串巷乞讨之外，还有一帮子打野食的。这等相面的不设摊，没个准窝儿，也不挂幌子，只是哪里人多往哪里钻，穿一件半新长衫，打扮得似个落魄文人，手里握着一把旧折扇，扇面上要有名人的题签，自然，全是假的。看穿戴，看派头，谁也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，一不像生意人，二不像公职人员，反正就是闲人一个，只在街上穷遛。遛过来遛过去，逢到人多时，猛然间一伸手，他抓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什么人物，这人自然全身的晦气满脸的愁容，活像是才遇见了什么倒霉事。不等这个人琢磨明白是怎么回事来，相面的闲人先开了口：“我看你山根之上阴云密布，五日之内必有大灾；又看你西岳东岳斜纹深陷，或父或母必是重病缠身。总算你出身积善人家，天成全你今日遇上了我半仙之灵，快将你生辰八字呈上来，让洒家替你批上一卦，为你指出明路一条。”

也许这个人真有点什么过不去的关节，当即他就扬起脸来让相士一番端详，再说出生辰八字由他细细地批上一番；也许他本来就正在劫难之中，或是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，或是为老爹老娘四处求医，急匆匆本来没时间和他纠缠，为求得脱身之计，便只得逢场作戏说一些捧场圆场话，只夸他真是慧眼独具，一句话正说中灾祸吉凶。

偏又是闹市里全是些爱看热闹的闲人，不多时里三层外三层早有众多闲人将这二人围在了当中，那相士在人圈中一番卖弄，不知哪个倒霉蛋正想找个人问卜一桩什么别扭事，于是不须多时必会有人拨开众人挤身进来，对着

相士一作揖，“先生，请您给我相相。”

这叫直钩钓鱼。

说来说去，这些全算是下三烂，没有名分，不受人敬重，干不成大事业，混不上吃喝，连双新鞋都买不起。这些人白天串大街，夜里睡小店儿，啃着窝窝头，喝着白菜汤，一件作行头的粗布长衫白天穿上逛街，夜里脱下来洗了晾在竹竿儿上，赶上阴雨天，一夜衣服不干，第二天早晨湿漉漉的也得披上，用自己的身子将衣服烘干，所以前半天这等人的肩膀上全往上飘水汽儿。

混出来名分，有了身价，就有资格设相室了，相室大多以相士的姓名为名号，什么万百千相室，赵钱孙相室，名字中透着古怪。更有许多相室有声望，敢于自称是什么士什么人什么室，于是便有了卧龙子相室，柳庄子相室，一弘仙师相室，五岳道人相室，一个比一个邪乎，全都是真人转世，前知三百年，后知三百年，指点迷津，众生普度。

天津卫，相室云集在两处地方，一处在南市三不管地界，这些相室里的相士大多是江湖出身，譬如原来摆野摊相面算卦，遇见几个人物，救了几场劫难，解了几桩困厄，发了横财，于是便租间临街的门脸小房，自己立了相室。这类相士出身微贱，生来也不贪图有什么大发旺，偶尔闯进来个被追缉的强盗流寇，走投无路之时引导他找了个躲难之处，时过境迁，这强盗流寇又化险为夷，且重操旧业，生意干得发旺了，说不定想起昔日帮助自己逃过了官家缉拿的相士，百儿八十地送上份厚礼，算是对相士的报答。但是发这类飞来凤小财的机会不太多，他们每日便只给来南市闲逛的八方闲杂人等看相算命，这些人没有大富大贵，自然也没有大难大灾，父母久病不愈，生意不甚兴旺，丈夫久出不归，前日夜里做了个噩梦，昨天早晨猫头鹰落在了房檐上，等等等等，全都是三言两语好糊弄的活儿。每日能看上十个人，每人收上四角钱，便可以挣上吃喝，养活一家老小。

能够在天祥商场设下一间相室的，也就有权自称是相士了，这些相士大多过了不惑之年，更有白发苍苍的长者，而且要各有专长。有人以《易经》论世，偶尔遇上个古怪老学究，推门进来不和你论世，只和你说《易》，来龙去脉正本清源你得和对方谈得头头是道，就研究《易经》而论，你得够得上当教授的分儿，否则你何以有资格引申《易经》而论世呢？倘若你自称以星宿论世，候

着吧,说不定哪天闯来位西装革履的洋场人物,屁股没沾板凳先和你盘起天文学问,什么天干地支,星宿转移,天王地虎,金木水火土,你要对答如流,不过只管放心,这位西装革履的洋场人物只是个假秀才,他于天文学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,真正天文学教授不来这儿和相士找别扭,人家早任职于紫金山天文台夜夜观察星云变幻去了。不过这倒说明了一个道理,没两下子的,谁也不敢来天祥商场的相室。

天祥商场,天津人俗称天祥,是紧靠着劝业场的一处商场,劝业场里卖穿戴卖布匹绸缎,卖日用百货金银首饰。天祥商场卖什么呢?凡是劝业场里不卖的东西,这里全卖。这里有书铺,珍本秘本古书旧书,从宋版毛诗到王云五编的小文库,一应俱全,而且这些书铺还各有一间密室,专卖春宫、卖淫书,无论什么白话聊斋,金瓶梅画本,让人看了之后三天之内眼珠儿不会打滚儿。到了成立民国社会维新之后,这里又进了新鲜货色,照片,单人的、双人的、单张的、成套的,生意极是兴隆。除了书铺之外,二楼里还有一间连着一间的古玩店,从周口店出土的猿人牙齿到古玩玉器古董花瓶,假货真货一齐混着卖,而且越是假货卖得越贵,一只土窑烧的黑陶罐子,重新刷上一层釉儿,愣一千元银洋当西周文物卖了,而真正价值连城的甲骨残片,却一角钱一包被人买走配药治病。天祥商场的生意,就是在乱乎劲儿里发财。

天祥商场有画像的,有玩台球的,有茶室,有裱画的,有做风筝捏泥人的,四楼有落子馆,五楼有杂耍圈子,从一楼到顶楼,满楼里跑暗娼野妓,楼道里每一级楼梯上都站着一个娇女子,旁边有一个老鸨娘搀扶,拦住上楼下楼的游人嘻嘻地说着:“我家姑娘今日才十八岁,头一天出来混事由。”天祥商场共五层楼,每层楼六十级楼梯,所以每天来天祥商场混事由的,必有三百名十八岁的黄花女子。这天祥商场才真是一个花花世界呀!

同是天祥商场里的相室,又各有贫富之分。最寒酸的,只一间十几平方米相室,开门见山,推开门,就正看见相士面朝外坐在桌子后面等你,自己拉只板凳坐下,想问什么事只管道来。有些相室生意好人缘好,相室里常常挤满了人,最多时能有七八位,进去之后要等些时间才能坐下,先要站在屋角里听相士给那位爷细说命相。这时必是相士说一句,那人答应一句,点一下头,连连赞叹相士真是神仙转世,新来的人越听越惊奇,未曾坐下先对相士信服得五

体投地，这叫玩腥儿，挤在屋里的全是这位相士的亲戚朋友，是“捧活的”，等的只是你一个“大傻帽儿”。这类相室极便宜，问一卦二元钱，能买四十斤白面，能买一双布鞋，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唱《贵妃醉酒》，三楼末排票价二元，视力好的倒是也能看见台上似有小人儿在走动，唱词儿一句也听不见。

稍微阔绰一些的相室分里间外间，推开山门先进一间厅室，有童人献上一杯茶，须等些时候有人从内室出来，才轮到下一位进去。平日里这厅室里少说也坐着有三两个人，新来问卦的人先要彼此扯一阵子闲篇。有分教，关节就做在这里，从相室里出来那个人，其实不是客人，他刚刚是在相室里看《三侠五义》哩，让你在外间厅室坐会儿，几个坐在那里的闲人和你东拉西扯，三言两语就将你要求问的事套出来了，这时一个人走进相室，把你的种种情形告知相士，待到你走进相室，相士一看迎头便是一句：“尊家的二千金玉体欠安呀！”“唉呀呀，我可遇见活神仙了！我正是为二丫头有病来求问神仙的。”倒霉去吧，你早被人家耍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

这类相室，每卦四元，只是这四元钱花得畅快，眼睁睁人家说得灵验嘛。

相室一处比一处排场，相士一位比一位高明，谱儿最大的，山门上声明每卦四十元，八十元，门前自然冷落，但三天两日能来一个问卦的，收入也不比小本营生少。

无非子相室，四间大厅，第一天来只能在茶室稍坐，用一杯茶，请茶房传个话，求无非子约个时间，好来求问一件事情。第二天再去，进书房，由无非子的书童接待，书童者，徒弟也，不外是推托无非子近来太忙，已是一律不见客家了，来人要再三恳求，徒弟见你确有诚意，才答应待相士闲暇时向他透个底儿，也许能抽出半天时间来见一面。第三天再去，要带上四百元现钞，无论相士有没有时间，谢礼我已经送到了，问事之后自然还要重谢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看来此事非相士无非子出面卜测已是别无他路，这才约定时间，听无非子一番论说，然后，当面谢过大洋两千元。

我的天爷，大洋两千元能在英租界买一幢小洋楼，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非得听无非子论一番命相、卜测一番凶吉。有！譬如袁世凯登极、张勋复辟、黎元洪做大总统、孙传芳任五省联军司令、张作霖进关……

无非子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、专门吃军阀政客的“饭儿”，你想想，没有

这么大的金刚钻，他敢揽这份瓷器活吗？

无非子，不知多少年纪，二十年前他在天津设相室论世，一举成名，看容貌就似四十郎当岁的神态，老成持重，阅世广，城府深，胸有成竹。后来天津建起天祥商场，他来天祥设相室独撑门面，看容貌还是四十岁左右年纪，一桩一桩料事如神，名声大振，一时之间轰动京津两地，他的相室由一间至二间、三间到四间，谢礼由八元、十元、二十元、百元，直到千元，再看，他还是四十岁的模样。一转眼二十年光阴过去，如今是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，民国十六年，无非子看上去，还是不满五十岁。你瞧瞧，命里注定，无非子是个神仙坯子。

无非子，中等个儿，不高不矮，精瘦。有人说无非子无论吃什么也不长膘，有人说从来没见无非子吃过饭，每日从早到晚除了嚼槟榔就是喝茶，瘦得脑袋瓜比脖子细，屁股蛋儿比腰细，穿件长衫似一根竹竿挑着一只布口袋，上楼下楼风儿将长衫吹得呼哒哒响。无非子，相貌极丑，眼眉细，眼窝深陷，一对小眼睛，这双小眼睛瞪圆了比黄豆粒稍大些。有分教：这叫鸽子眼，千里之遙能看见自家屋顶。鼻梁高，圆鼻头，鼻孔极大，呼呼地风出风进似两只小风箱，嘴唇薄，长龅牙，上牙下牙不对槽，说话不拢气，有人说他故意拔掉了两颗门牙，反正这样才更有气派。听力欠佳，是个半聋子，对方说的话听不清，他也不必去听，一是看二是算，心里明亮就行。

无非子动作迟缓，穿衣服，徒弟服侍着先伸进一只胳膊，第二只袖子伸过来，要等天祥商场窗外蓝牌电车开出一站地，才能将第二只胳膊伸进去。一身的毛病，爱擤鼻涕，爱擦眼角，爱打哈欠，爱困，爱打瞌睡，而且最大的特点是睁眼时不说话，说话时不睁眼，可能是因为面部皮肤太紧，眼、口不能同时运行。

就这份容貌，就这份神态，就这份德行，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盛衰成败兴亡胜负，全被他说中了，信不信由你，不如此他也不敢自称是无非子。

中国的军阀政客，人人都养着一位方术之士。行伍的，什么时候出兵？什

么时候打仗？走哪条路？渡哪条河？翻哪座山？什么时辰发兵？什么时辰攻城？一切一切全听术士指点。连调兵遣将也要由术士说了算，攻黄土岗，要先派水命人，倘水命将军上去全军覆没，再派火命人，最后占领再派木命人守城，非如此不能获全胜。从政的，收买哪方势力？依靠哪个派系？联合谁？反对谁？出卖谁？一切也由术士说了算，直到后来能不能当大臣，能不能登极，也要由术士卜测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

既然各家养着各家的术士，那，何以又冒出来一个无非子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谁家养的术士也不如无非子高明，节骨眼儿上，还得听无非子的。

.....

中华民国四年，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五年，春寒乍暖时候，一日傍晚，呼啦啦一班人等大步流星闯进了无非子相室。无非子的弟子十五岁的小神仙鬼谷生闻声迎出去，前厅茶室里早坐满了十几个威武的军人，这等人一个个穿黑军衣，佩丝绶带，满面红光，全都是春风得意的神采。弟子鬼谷生吩咐用人“看茶”，早有四个穿青布长衫的茶房迈着小碎步风儿一般地飘进来，恭恭敬敬，每位爷面前献上一只盖碗。茶房师傅退下，弟子垂手恭立在一旁，只等客人说话。

“你师父呢？”说话的这位爷大约三十岁年纪，一双精明透顶的黑眼珠儿滴溜溜转。其余十几个人谁也不说话，都坐在椅子上发呆，有的观天有的望地，有的手指头闲得敲桌子面。经过无非子一番调教的弟子暗中早看出了三分门道，说话的这个人今日要来见无非子，其他十几个人全是保镖的，可见此人有点来头。

“尊家来得不巧，我师父已于半月之前出门，云游苏杭二州去了。”鬼谷生童音未变，沙哑着小公鸡嗓儿回答说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为首的军人挑着眉毛向鬼谷生问道。

“少则十天半月，多则三年两载。”鬼谷生不动声色地回答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那为首的军人狠狠地拍了一下屁股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跟来的众人随之便呼啦啦一齐起身往外跑，有机灵的早先蹿出一步伸手拉开房门。那为首的军人走到门前，厉声地对他的随从说：“通知电报房，传大总统的命令，着浙江督军立时护送大相士无非子回津，不得有误。”

“是！”震天动地一声答应，这一千人等兜着旋风走得没了影儿。

小神仙鬼谷生将众人送到山门外，不施礼不作揖，只微合双目算是道别，待脚步声消失后他才转身走向相室，将山门从里面锁好，垂下窗帘，穿过里间茶室、相室，这才走进师父无非子的密室，这密室因只许无非子和小神仙二人进入，所以人们只称这里是仙洞。

仙洞里无非子正在打坐，似是坐禅，其实心里不静，眼皮儿耷拉着，但眼球儿滚动，一双手掌掌心向上搭在膝头，手指在不停地掐算，再加上微微有些瘪的嘴巴不停地啜嚅，一看便是用心思虑的样子。

“来了？”待小神仙走进仙洞，垂手恭立靠墙边站好，无非子这才启齿询问。

“来了。”小神仙点头回答。

“是他？”无非子又问了一句。

“没错儿。”小神仙把握十足的语调回答得镇定自信，如此他还怕师父不信，便又详细地禀告说，“走进山门九个，门外站着两个，隔着窗子往外瞧，楼下马路上还有两个望风，明明是十三个人，必定是十三太保没错。为首的军人打扮，穿军衣，不带肩章，明明是没有官衔，保准是袁大总统贴身的马弁随从。临走时放言传大总统的命令，除了袁世凯家里的人，谁敢如此张狂，且又是满口地道的河南话，不是袁乃宽，还会是谁？”

“他果然来了。”无非子的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，很可能是在笑，他极是得意地摇摇头，又合上了眼睛。

“师父圣明。”小神仙半躬着身子在一旁奉承，“袁大总统要称帝登极，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早拉开了阵势，现如今他只差着仙人指点，果然他派来了袁乃宽。”

袁乃宽是十三太保的头头，自称是袁大总统的内侄，其实他和袁世凯家压根儿不沾边。早以先，袁乃宽是河南的一名小无赖，袁世凯奉旨小站操练新军，袁乃宽“卖兵”投奔到了袁世凯的麾下。天生这小子机灵会来事儿，没多久他就以一番讨人喜爱的表演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，袁世凯检阅新军，他站得最直。胸脯挺得最高、精神头最足。见了袁世凯，别的傻丘八只知立正敬礼，唯有这个袁乃宽一面敬礼一面泪珠儿吧嗒吧嗒往下掉，活赛是走散了的孤儿又

见着亲爹一般，这么着，袁世凯便将他选到身边做了马弁。做了袁世凯的贴身马弁，袁乃宽更似鱼儿得水一般，什么时候大声说话，什么时候小声说话，什么时候该和袁世凯靠得近，什么时候该和袁世凯离得远，连什么时候喘气，什么时候眨眼，他都侍奉得没一点儿挑剔。有一天正赶上袁世凯刚讨了个九姨太太心里高兴，他瞅着袁乃宽更觉可爱。“乃宽呀，你如何也是河南人呢？”这一问不要紧，竟使得袁乃宽哇哇地哭出声音，噙着泪水，袁乃宽咕咚一下跪在地上，咚咚咚就是叩了三个头。“伯，俺知道河南袁姓都是一家，可俺出身贫寒，不敢攀亲，怕沾了总督大人的名分。伯，侄儿知道您老暗中处处关照着小辈，乃宽是个孤儿，即使您老不肯认下我，俺这条不值钱的命也早交给您老了。”

袁乃宽一番哭诉，感动了袁世凯，当即将袁乃宽认作内侄，从此，终日盼着发迹的无赖袁乃宽便算是找到了一个真爹。

袁世凯在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上还嫌玩儿得不过瘾，于是——手操纵便挑起了一场有关国体政体的大讨论。参加这一场大讨论的有前朝遗老，有国学大师，有新派洋务，有翰林学士，更为甚者还有洋博士古德诺撰写长文，断言唯君主政体才于中华国情最为适宜。紧锣密鼓一番喧嚣鼓噪，你想这大相士无非子能看不出门道来吗？

无非子断定：不出一月，袁世凯必来问命，而出面来相室的，又必是这位贤侄袁乃宽。

暗自笑了笑，无非子庆幸自己这几个月没有枉费力气做功课。

算命相面，本来也是一宗大学问，身为相士除每日支撑门面之外，还要做功课。所谓的做功课，自然不会是学生那样演算数学，或是造句作文默诵诗文，相士们自有自己的功课好做。以易论世的要钻研《易经》，要推算六十四卦，以星宿论世的要观察天象温习星宿学，还有的要研究《奇门遁甲》、《十筮正宗》、《三元点禄》、《麻衣神相》等基础理论著作。除此之外，各家有各家的秘传，简的三几千字，繁的万八千字，要一字不差地背诵得滚瓜烂熟，实在也是一宗功夫。

无非子非等闲辈，他讥讽以《易经》论世的宗派为“一经论世”，以一部《易经》何以能包容天下万千世界呢？所以，无非子兼容并蓄，他不仅以易论世，以相论世，他更以史论世，最为难得他以世论世。来相室问命的，只知一个小我，

功名利禄，患得患失，总是纠缠不清。相士所以能批得准确，测得灵验，令问命的人心服口服，秘密在相士以大我解小我，世上本无路，万物皆在道中，从大道理窥测人生出路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必是料事如神。而无非子的高明，就在于他以无我解大我，以大我解小我，如此，他就是活神仙了。

以史论世，以世论世，以无我解大我，以大我解小我，无非子做什么功课呢？他读书，他看报。读书，什么书都读，诸子百家，二十四史，野史笔记，小说诗词，演义唱本，凡是能搜集到手的书他全读；读报，他什么报都读，《申报》、《庸报》、《顺天时报》，天主教的《福音报》，以至于连造谣生事的野鸡小报他都读。这一读万卷书，读千种报，他自然比那些书呆子相士们圣明了，那些人只知金木水火土，只知什么阴阳五行，只知些天一地二的死知识，而无非子却知道当今政客各依仗着谁家的势力，谁靠着谁，谁吃着谁，德国人如何占着山东，日本人如何惦着东北，谁和谁明争暗斗，谁和谁唱红白脸的双簧戏，谁说媒谁拉皮条谁是拆白党，就连谁家的姨太太勾着谁家的马弁，谁家的公子玩着谁家的小相公，他都知道。凭着这万卷书万般消息，这天下大事岂不是尽在他无非子一人的帷幄之中了吗？

“袁乃宽这个帝寿，居然要代替他干老子问丙卯经，由我出山一番急打慢千轻敲响卖，准能牵得他涡涡旋。”师父面前，鬼谷生说起了黑话。“帝寿”者，蠢才也，老天是爹爹，问丙是相面，卯经是算命，这套江湖黑话译成口语，就是说袁乃宽这个蠢才，居然代替他干老子来相面算卦，由我出去和他一阵盘问敲打三言两语准能说得他晕天转地，临走时连门都找不着了。

无非子没有挖苦袁乃宽，他深知这桩事非同小可，和袁世凯这类人打交道，全是脑袋瓜子别裤带上的冒险游戏，一番信口雌黄，最后败家丧命的大有人在。政客兵痞军阀尽管不敢轻易杀相士，但恼羞成怒，你算定他该攻南门，结果正好敌方在南门设下埋伏，十几年带起来的亲兵全军覆没，他不宰你个狗日的才怪。何况这袁世凯又是当今中华民国大总统，还一心想着当皇帝，算定他生来没有帝王的命相吧，莫说是袁世凯，连他儿子都饶不了你；算定他富贵至极、金命龙身吧，自古以来没有不完蛋的朝廷，不必无非子推算，尽人皆知，这年月谁做皇帝谁就是往火坑里跳，要想活得长，只吃五谷杂粮；若想死得快，便穿蟒袍玉带。

不相信，你可以亲身试验。

第三天早晨，天津专门传播社会新闻的小报《庸言》报，登出了一则消息：“大相士无非子云游苏杭二州，已于昨晚返津，云游途中大相士无非子曾莅临碧云寺拜见智圆大法师切磋经卷，大相士无非子回津后将闭门谢客”云云。

第一份报纸才刚送出去，早晨九点，一辆黑色小汽车停在了天祥商场的后门，这汽车好气派，两侧车窗垂挂着暗色的纱帘。车子停在马路旁边，不见有人从车里走出来，稍候片刻，只见一个瘦瘦的人儿悄无声息地拉开车门钻进车里，“滴滴”一声喇叭声响，汽车开走，无非子被迎进了大总统袁世凯在天津的私邸。

袁世凯贵极人臣，平日外出要有秘书马弁武官随从，汽车两旁还要有四十名卫士一路跑步护送，凡是汽车经过的街道，早早的就静街戒严，连临街商店的门窗都要关上。如此这般，一是怕老百姓吓着袁世凯，二也是怕袁世凯吓着老百姓，两相隔开，彼此都省事。

坐在总统府里，袁世凯更是个人物，身着大总统甲种制服，身上挂满了肩章领章袖章绶带，腰上系着腰带，腰带上挎着腰刀，坐时似钟，立起似松，走路带风，摔倒了砸个坑。

临到如今，袁世凯要请相士来算命相面，便无论什么威风也用不上了。相士代表神仙，神仙只知有上界下界神人凡夫，至于下界还分什么总统府议会厅衙门口公共厕所，那就不是神仙的事了。相面，只看面貌，有时相痣，你说屁股上有颗红痣，明明是坐龙椅的造化，相士不相信，你还得扒下裤子撅腚让人家瞅瞅，不过这也不为丢丑，提起裤子来，人五照样是人五，人六依然是人六。

袁世凯在天津的私邸有好几处，今日接见无非子的地方是五姨太杨氏的大公馆。无非子心中有数，车子才绕了几个弯儿，他就料定如今是去五姨太的大公馆。无非子有心，早在两年之前他就准备要为袁世凯算这一卦，两年的时间他研究袁世凯的命相经历，向一切与袁世凯有交往的人打听袁世凯的日常起居和脾气秉性，所以到了今天，他早成了一个研究袁世凯的专家了。

到底，袁世凯是个非凡的大人物，无非子走进书房，袁世凯端坐在书房正中的太师椅上睬也不睬，就似他压根儿没见着有人进来一样。袁世凯身旁站着袁乃宽，在袁世凯面前，他变得乖多了，再不见前日去相室时的那份张狂

相。待无非子落座，仆人献上茶盅之后，袁乃宽才将一份写着袁世凯生辰八字的红纸双手送到了无非子面前。

袁世凯威严地坐着，故意抬起面庞，好让无非子瞻仰一下自己的尊容，相面相面，要端详面貌才能说出命相。

谁料无非子从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就一直不肯撩眼皮儿，他闭着一双眼睛，活脱是正在打瞌睡，袁世凯等了好久好久，已是等得不耐烦了，便斜视一眼袁乃宽，袁乃宽立即蹑脚轻轻走过去，又轻轻地靠近无非子耳际这才悄声地说：“请大相士为上面这位老爷子相相面。”

无非子耳音欠佳，犯起耳聋病来，你就是钻进他耳朵里放鞭炮他也听不见，偏偏此时此刻他内热攻心，无论袁乃宽说什么，他都毫无反应。最后急得袁乃宽不得不在他肩上推了一下，好不容易将无非子推得撩起了眼皮儿，趁着他这阵明白，袁乃宽忙指着书案上的红纸对无非子说，这是生辰八字。

无非子看都没有看一眼那张红纸，便又合上了眼皮儿，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袁乃宽只见他嘴唇似在轻轻嚅动，便忙将耳朵贴到无非子的嘴旁，听了半天，这才传出话来说：“相士要正夫人的生辰八字。”

旨意传下来，袁乃宽慌了手脚，给大总统算命，何以索要正夫人的生辰八字？不过神仙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，幸亏五姨太杨氏有心计，不多时她便将正夫人于氏的生辰八字也写在一张红纸上呈了上来。

“人家相士要得对。”五姨太杨氏退出书房时悄声对袁乃宽说，“既是算大总统能不能称帝，先要算正夫人能不能做娘娘。不是老话上说吗，刘邦本不是帝王之相，只因为吕后是娘娘的造化，这才立下了汉朝江山。”

正夫人于氏的生辰八字也写在一张红色长方形硬纸上，五姨太杨氏将它放在雕花檀香木托盘上交给婆子，婆子交给仆佣，仆佣双手呈给袁乃宽，袁乃宽恭恭敬敬地放在无非子面前。

这次无非子说话了，他将袁世凯的生辰和正夫人于氏的生辰用一方蓝布方巾裹好，站起身来将布包夹在腋下，不施礼不拱手，只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无非子告辞了。”

不容分说，无非子迈步就往门外走，倒是袁乃宽跑上一步将无非子迎面拦住，袁乃宽不习惯地向无非子笑笑，乖声乖调地对无非子说：“好不容易把